近思錄集註

二

孔子伊尹終有擔當底意思在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德行之行去聲朱子曰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陳氏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以此積於中為德行道之體也發於外為事業道之用也朱子曰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間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作止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或者乃徒求工於文辭間則所謂文者末矣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好並去聲下同朱

子曰先生游太學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顔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論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隣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

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此言人性之本善也朱子曰儲謂儲蓄葢氣散則不能生惟能儲便生但言五行而不及陰陽者葢陰陽即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者本是本體眞是不雜人偽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眞未發便是靜　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精字即二五之精眞而靜眞字即無極之真但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眞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來故先精而

朱子曰約其情數語尚是大綱說下明諸心等語便是詳此意饒雙峰曰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便是中的準則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往一作養朱子曰從往為是此承工約情正心養性而乎以下手工夫也自明誠說見中庸朱子曰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又曰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盖先明之心方見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不然則亦無以力行以求至矣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

無自生矣中去聲下同　此節正所謂力行以求至也信道篤三句力行中次序也而其得力處則全在信道之篤故不為他岐所惑而能行果而守固也仁義忠信四句正極言其行之果守之固處三是字指仁義忠信而言居之安以下則自然而然而非復用力固守之為勞矣明諸心知所往智也信之篤仁也行之果守之固勇也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此一節正言顏子之好學以求至聖人之道者也非禮勿視四句正顏子好學之實所謂信道篤也得一善以下則皆好學之驗所謂行果而守固

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此言顏子之於聖人所以未達一間者也饒雙峰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強區兩反鮮上聲好一作學　文集下同　此言後人之所以不能至乎聖者此也　博聞強記訓詁之學

也巧文麗辭辭章之學也朱子曰學者惟不知聖之可學而至誤用工夫故無以至於道所以為學必以明諸心為先而是篇之至緊要處全在於此此不可以不知也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此先明定字之意性以氣質言猶俗言性氣也朱子曰是心字意將送也真氏曰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事即理也故曰無內外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朱子曰是正心誠意後事　時先生為鄠縣主簿子厚以書問定性之道而程子為破其疑如此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

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此一節正其分為內外而以為累而欲去之之非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一節正言性之所以定處擴然大公二句乃一書之綱領也　朱子曰大公以統體言順應則就其中細言之大公忠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順應恕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擴然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是感而遂通又曰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擴然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順應之謂問學者未能至此則如何曰只是除私意事至則循理以應

之而已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此節引易以見外物不可去之意上文擴然大公便是貞也物來順應則吉而悔亡矣若規規於外誘之除所謂憧憧往來也滅於東而生於西則朋從爾思矣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惡何故反下並同　鑑鏡別名此言性之所以不能定者其病根固自有在而不得絕外物以求定也朱子曰

自私則不能擴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應迹謂應事物之跡此程子因横渠病處而藥之也　或問程子所謂自私用智者恐即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之自私與佛氏之自私一也但明道說得濶非專指佛之自私也楊氏曰非知至意誠則用智而自私王伯厚曰反鑑索照見夏侯湛抵疑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為去聲　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此說物來而順應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自私用智之患其根在於分內外為二故復於此詳辯之

葉氏曰內外兩忘則非自私也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明道謂內外兩忘說得最好便是易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當止也吳氏曰廓然大公則忘我而不獲其身物來順應則忘物而不見其人動靜各止其所斯能內外兩忘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何如一作如何此承上應物而言以見非外之不可也以物之當喜當怒則是聖人之心初未嘗有喜怒也所謂廓然大公也非自私者可比矣又以物之當喜當怒則其

可喜可怒者自在物也所謂物來順應也非用智者可比矣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易音異此又但就怒言之而予以制之之方也人能如是則隨情之所發皆有以省察而檢制之然後心公理順而性可定也問聖人怒時能無怒容否朱子曰安有無怒容者天之怒雷霆亦震舜之誅四凶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使自中節事過則消更不積許魯齋曰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陸氏曰薛文清公自謂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朱子曰廓然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然常人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

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内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内而非外也要之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强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

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長張丈反　朱長文字伯源蘇州吳縣人年未冠舉嘉祐四年進士乙科以病足

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名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元符初卒

柄曲木曰耒耒端刃曰耜耜本金易斲木為耜謂斲木為受耜之處也周禮車人職云車人為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鄭元讀庛為刺刺音七賜反刺謂耒下前曲接耜者賈公彥云耒面謂之庛又云耒狀若今曲柄杴又匠人云耜廣五寸其庛亦廣五寸古者耜一金二耜為耦二人各執一耜為耦若長沮桀溺耦而耕至漢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耕用牛引也朱子曰耜即今之鏵鍪鏵胡瓜反鍪七消反耒乃鏵柄疊山謝氏曰耒耜今謂之犁曲木在上俗名犁衡即耒也斲削二片在下以承鐵二片俗呼犁壁即耜也考工記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而治氏為殺矢摶埴之工二陶旊而陶人為甗今槩以為金工甄工之通稱　此見聖人有不能已于言之理非其好為文章以表見於後世也

後之人始執卷

論六二之德言人占得此文若直方大則不習而無不利夫子遂以敬解直以義解方以不孤解大字敬而無義則作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朱子曰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悦于親交朋友則信于朋友皆不待習而無一之不利也

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以上无妄卦傳震下乾上為无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

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此釋匪正有眚之意不合正理謂匪正也正即彖辭利貞之貞則妄也二句釋有眚意蓋不正則為過眚正則雖不幸而遇災眚之來亦順受其正而不足以為患矣朱子曰此亦兼動静而言之也如燕居獨處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

固執不動及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我之所以應之者乃如此二者皆為不合正理蓋未必其盡出於有意之私也但為不見義理之當然遂陷于不正耳如賢者過之其心豈嘗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然又曰如王安石便有邪心夾雜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此釋不利有攸往之意往謂私意之營為也蓋既已无妄則但當循其實理之自然以聽禍福之自來不可有苟得倖免之心以往而求之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眚所景反眚過也災也以上无妄彖辭傳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行去聲大畜象傳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總言君子之學考跡二句所以就多聞句

而申明之也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所謂人之藴蓄由學而大者也　楊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聞見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世之學者誇多鬭靡以資聞見而已亦烏用學爲哉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朱子曰人能克去已私則心無私主而物來能應有感必通也以量謂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之擇合謂擇其見之合於我者而受之皆謂不虛也

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

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則思之思宋本作心　朱子曰往來是感應常理憧憧只加一忙迫之心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猶言助長正心相似如正其誼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乍見孺子入井此心方怵惕欲救又思內交要譽便是憧憧之病又曰廓然大公則無憧憧之患矣物來順應則無朋從爾思之失矣林次崖曰憧憧往來思也朋則思之所及者以其思之所及故從而目之曰朋猶云朋黨也　朱子曰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自不可不思又曰伊川說感通處未盡往來自當還他有自然之理看夫子說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意自分明

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而不能自止矣覲音記　手帖　此一節勉道輔以由經求道異日以下則其得之之驗也

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省息井反　蘇李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實質之兩先生故明道告之如此子細詳密貌俗語也然北史源思禮傳已有之修省言辭修治而省察之恐有失言也朱子曰李明祖橫渠立言傳後為修辭之說明道因言修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耳非有如橫渠之說也問何不說事却說言曰事尚可欺人辭不可掩故曰言顧行行顧言又曰人多將言語作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

内義以方外之實事當丁浪反　體猶驗也當俗語辭如所謂勘當一副當之當亦唐宋時之方言也敬義工夫在平日修省言辭則其臨事勘驗也如一言不敢妄發便是敬而其言之發也必一一當理便是義所謂主己之誠意者如此　呂氏曰凡書帖言語之類不情謬敬如未嘗瞻仰而言瞻仰未嘗渴想而言渴想種種世情須盡去之以立其誠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浩浩廣大貌　下手謂用力　朱子曰立誠然後有地可據而無私累牽擾之患故可以修業業是每日事業如今日課是也

終日乾乾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遺書下同　見乾文言傳朱子曰進德就心上言如心中實見

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如此則德不期進而進矣修業就事上言修辭立誠便是要立得此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則忠信亦為汩没動蕩而不能以自立矣　朱子曰按伊川謂李明曰為學治經最好不自得雖盡治五經亦是空言蓋明道只辨修辭二字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又理會細密處都無縫罅又曰伊川言亦未盡如人倫日用及一切應事接物間所當講求者甚多豈不更切於治經乎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中去聲　緩急猶言先後次序也朱子曰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着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察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之久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矣又曰若徒追咎往

昔念念不忘無復義理悅心之味正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反爲不誠者也

明道先生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才高以天資言如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之才故朱子云孟子才高自至那地位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本注云有準的有上葉本有爲字今從遺書及諸本呂氏曰如博文約禮顏子却做得精密說得平實乃所謂準的也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省所幷反中去聲省簡省也外事如禮文制度之事皆是文章即上所云外事也但明乎善惟進誠心正其所守之約處朱子曰知至則意誠善才明誠心使進此段疑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

程子時語益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之事而不近裏故以此告之又曰凡事物應接有可以省得者省亦不妨但其中自有必不可省者須思如何處置始得　以上明道語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語類以此為明道語

至公無私之謂仁而其體則天地萬物周流無間學者於此識得則于天理之流行充塞無少欠缺者自有以洞然於心目之間矣又須時時操存省察俾夫所存所發皆有以盡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則此理乃實有之於己而不為懸想億測之虛見矣義理栽培亦即物而窮其理隨事而處夫義則知愈以明處愈以當而吾心固有之仁日以生長而不可勝用矣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則于心之本然者無所虧義理栽培則於事之當然者無所失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恐人無處下手舉此以見意也朱子曰識得

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知之只知有此物而已必須得之而後此物實為已有也　陸氏曰語類徐寓問明道學者先須識仁朱子謂未須看此不如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下工夫觀此則嘉隆來談良知者以明道識仁語藉口亦不善讀先儒之書者矣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樂並音洛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于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朋友講習見易兌卦象傳

相觀而善見禮學記篇二者皆言取友之益然就中較量講習固所以明道不如相觀而善日薰月染所得更多也學者但知取友以資講習而於相觀而善之益往往習焉不察程子指以示人其意深矣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　始遺書及宋本呂本並作須　胡季隨曰心目不可不開闊功夫不可不縝密也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百里奚舉於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百里奚舉於市葉本作孫叔敖舉於海遺書同這本倪殿反迎也宋儒借作者箇字用然唐人詩中已有之如無名子雜詞況伊如鷲這身材是也見韋縠才調集則此字之論用久矣後凡用這字倣此　朱子曰須從這裏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一旦撞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　參也

竟以魯得之竟終也說見論語　朱子曰質敏者見得容易不能堅守而鈍者又捱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此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于此看未透直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蔡虛齋曰觀曾子問一篇則其才之魯與其學之確皆可驗矣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本註云時以經語録作一冊按此條出上蔡記憶平日語中故不書姓名猶論語憲問恥篇先儒以謂疑原憲所記是也　鄭轂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録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曰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

江文卿博極羣書因感朱子之教自咎云某五十年枉費工夫記許多文字朱子曰亦不妨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公却無擇善一着耳今知得便拽轉却許多都有用可與程子語相發明李延平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徒以文字求之悅其辭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朱子曰減是退讓撙節收斂之意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盈是舒暢發越快滿之意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如此則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為得性情之正　以上並明道語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安得天分言能於天分上安得也天分即天理也父子君臣各安其分之所當然而初非有所為而為之故曰不有私心　無所逃句出莊子人間世篇按朱子嘗言莊子謂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見得君臣之義卻似逃不得不得已臣服之更無一種自然相為一體處然則此語固有病程子亦只借以明父子君臣之倫為天分而不可不安之意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遺書無二之則不是句注一本有云云　此為論性論氣者言之非論性與氣也葉氏謂當在首卷者非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性是將性與氣離而二之也不備不明故曰不是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也不備但少欠耳論氣不論性荀楊也不明則大害事又曰韓子原性言三品亦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使程張之說早出諸儒自不用紛爭

論學便須明理

須呂本作要其功夫節目備在下卷

論治便須識體

朱子曰體是事理當然處如作州縣便當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立朝廷便當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為大吏便當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此乃一定事體又曰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相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又曰大事不曾為得却以小事為當急便於大體有害如為天子近臣當謇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處鄉里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便都傷大體 曾

根本篤實待十五六時然後教之以近思錄以正其趨向如此陶淑異時成就必有可觀者矣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語類以為明道語朱子曰夾持者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直上者不為物欲所累而倒東墜西之謂也最是他下得夾持二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只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無事時一直如此持養有事時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薛敬軒曰敬以直內戒謹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又曰敬以直內涵養未發之中義以方外省察中節之和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

血氣以老而衰志氣則不以老而衰也惟不學則志無以持而氣有所不充則亦不免為血氣所移而志氣不能不以老而衰矣　按朱子嘗言陸宣公集醫方富鄭公好佛書以

二公之賢而晚年乃無復曩時剛大之氣由學問之功少也噫此古人所以耄而好學自強不息也歟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明道語 朱子曰只是見理不明故提掇不起不然則自住不得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伊川語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內指道義而言外指富貴利達而言得深就內而言誘就外而言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董仲舒漢廣川人為江都王相王問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文種范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之以此 朱子曰義道是體用道就大綱言義則就一事上言之孟子言未有仁義而遺親後君則是仁義未嘗不利今董子之言如此又是仁義未必皆利蓋孟子之言雖理之自然然至

直捷剖判處却不若董子之有力問貪者舉事有費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相妨否朱子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酌量區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邈莫角切行去聲思邈唐京兆華原人按新唐書盧照隣師事孫思邈照隣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思邈曰天有四時五行人有四支五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與人一也其結陷奔竭而成為災異發為疾病亦天與人一也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鍼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隣問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圖之謂也此蓋程子特撮其大旨如此愚按必先心之小而後可出以膽之大不然未有不流為狂妄者必先行之方而後可運以智之圓不然未有不入於機變者又不可以不知也王伯厚曰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蓋文子書有之可以為法矣以下遺書無為字結上兩節　明道

先生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不言與孟子四體不言而喻之不言同下安排布置便是言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朱子曰皆天也謂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也其反乎天理即是妄然亦莫非天理但發之不得其當耳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又曰妄謂私意如所謂非禮視聽言動處皆是不中節又

曰識字是緊要處要識得時須是學始得學只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辟婢亦反遺書注云一作約朱子曰鞭辟近裏洛中語辟驅辟也言如以鞭驅辟督向裏去也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只此是學言不必外求也葉氏曰切問近思者致知之事言忠信行篤敬者力行之事　愚按葉氏以切問近思二者分屬知行理固不易然朱子嘗言非以為致知力行之分者何也蓋朱子因問者有隨人資質各用其力及行不假於知之語知行有偏廢之患故謂程子特引以明近裏着已之意而非以為知與行之分也非謂此二者之

不可分屬也或乃執此以掊擊蔡氏誤矣不言博學篤志者蓋恐人誤看博學便有向外意於近裏着已不切故也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朱子曰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與天地本同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質美者明得盡是見得透徹如顏子克己復禮天理人欲截然兩段更無查滓其次既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久之亦自明徹矣　朱子曰質美者明得盡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林氏曰知行勉強未到自然地位皆是查滓到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則查滓渾化矣故曰與天地同體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

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李氏曰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于庖犧心畫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朱子曰此二語分屬乾坤者益取健順二體忠信立誠自有剛健之體敬義便有靜順之體進修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故曰陽實陰虛又曰乾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又曰乾卦并格致誠正言之坤卦只是說持守黃勉齋曰乾言德業坤言敬義雖若不同而實相為經緯也欲進乾之德必本之於坤之敬欲修乾之業必制之以坤之義非敬則內不直德何由而進非義則外不方業何由而修終日乾乾雖進修夫德業而其用力乃實在於敬義之間用力于敬義固可以至於大而所謂大者乃德之日新而業之富有者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

須知得力處着力處是當然工夫如顏子博文約禮之類是也得力處是自然效驗如上蔡去箇矜字之類是也　張氏曰人做得一種工夫決有一種得力處讀得一種書必有一種受益處目前即不見得後來自見其效　但當慎擇於初耳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治平聲圃字句絶或於役字句者非知音智為並去聲　圃圃按邢氏論語正義曰周禮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注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内之地種樹菜果者則謂之圃役用也知善其所以治之力則其治之者也役知力於園圃内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及物其細甚矣程子以君子之事告之亦猶孔子告樊遲之意振民謂振作而興起之育德謂涵

育己德吳氏曰巽下艮上為蠱巽風在內以鼓動外物故為振民艮山在外以涵育內氣故為育德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胡雲峰曰徹上徹下近思錄兩存程子之說居處恭三句則本文恭敬忠是徹下做到盡頭處如篤恭而天下平修己以安百姓便是徹上此則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　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於論語集註則謂從事于此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盡發以示人矣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本註云西銘言弘之道弘毅說見論語集註不毅則志氣頹惰而不足以自守故難立不弘則識量淺狹而不能以有容故無以居之　程子嘗論西銘為仁之體即此所言弘

之道也其能體此意令實有諸己篤志固執而不變者便是毅也　以上並明道語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飫於御反做俗作字古通用作音佐　葉氏曰古之學者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厭飫而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躐等務高徒資口耳之末而已

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杜元凱名預晉西安人官鎮南將軍以平吳功進爵當陽侯著左傳集解此則其序中語也引此以明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序之意朱子曰學者玩理須精熟使與心浹洽透徹始得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

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好去聲呂本心下有於字遺書同　此以明今之學者只做話說務高之意朱子曰不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說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引宋本作延永宋本作引今從遺書及葉呂諸本　此言凡事不可預期其效以致工夫不專一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無間物我之謂公施之各當其分之謂平蓋道本如此也學者不能大公而至平惟有盡己之心而推以及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乃所以公平也然此非必勉

強造作而為之也其道只在造德而已造德則省躬克己私欲漸去而自然忠恕矣公平則忠恕之盡也公以體言忠也平以用言恕也造德二句所以明首句之意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

要音腰做臧助反古通用作程子因尹和靖有仁者惟公可以盡之之說故云然喚呼也便即也莊子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體猶中庸體物而不可遺之體朱子曰體者言以人而體公也仁為人心本有人而不公則害夫仁故必體此公在人身上以為之骨子則無所害其仁而仁流行矣或以體作體認之體者非　朱子曰仁為私意所隔纔克去己私則仁便流行如水為沙土壅塞若去沙土則水自流通然遂謂無壅塞者為水則不可

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

此處着力精進過此則有資深逢原之樂矣

伊川先生曰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既能之能一作有切音砌或讀如字兩着意下遺書並有做字子遺書作了今從葉呂本　此為不能致知而專要力行者言之朱子曰言必忠信行必篤敬事親必于孝事長必於弟自是理所當然何須時時念念存一必字在心如此便苦難安得久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好並去聲　學是終身事見不是取效旦夕稍有不得而遂止者也學者優游漸漬弗使有間

自無不得之理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問作文害道否此劉安節問也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喪去聲書周書旅獒篇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

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俳音牌齋側皆反齋下葉呂本無此詩甚好四字今從遺書及宋本增古一作昔　此以上明作文之害道也呂與叔名大臨學於横渠之門横渠卒乃東見二程先生而卒業馬元祐中為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范淳夫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講官不及用而卒有易詩禮中庸說文集等行世元凱見前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武帝時人作子虛上林等賦俳優倡戲也齋齋肅純一之意心齋見莊子養生主篇　按呂與叔詩上蔡語録呂氏童蒙訓中並有之但互有異同謝録始作反事作伎輸作傳氏作子呂則學作文方作徒文似作賦若始作止獨立作惟有輸作傳姑附記以備參考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以為

之為一作謂亦攄之亦一作只攄抽居反耳一作章宋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為六經後凡言六經者倣

此此以下總以明古人非學為文之意曰游夏稱文學者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說見賁卦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又曰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又曰下須字在字便見得要齊頭着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朱子曰人能于此二者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昭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又曰獨不言克己者蓋敬則自無己可

克如存誠則不消言閑邪之意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耳初學則須是三者工夫都到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差音雌　因門人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而程子告之以此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說見孟子楊氏曰以聖人為志猶學射而立的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以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何以為準愚按程子此條為人之意可謂深切臨事觀書常存此意工夫自然勇猛不至因循荒廢矣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

是都無事也是涵養上遺書有只字須用遺書作須當必有事焉見孟子必有事焉即目前尋常舉動皆是敬兼動靜而言則有事未嘗不用敬也觀論語所言敬事執事敬之類可見然若以敬為有事專守此心易流入空虛無用之學故程子特辯之如此涵養之敬就無事時言之只知用敬則是都無事也而以集義為事則敬自在其中　問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朱子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理義養其心皆是養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中並去聲朱子曰中理只是做得事來中理義則所以能中理者也便有揀擇取舍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朱子曰敬者守於此

而不易之謂義者施于彼而合宜之謂此二者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朱子曰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

清七性反　不成宋人語　此申明上文不可不知集義之意錄中每用在句首作反決之辭亦當時方言也侍奉如服勞奉養之類冬溫夏清見記曲禮上篇溫以致其煖如溫被之類清以致其涼如扇枕

之類　王伯厚曰丹書敬義之訓夫子于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為本程子以居敬為先張宣公謂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　按葉呂諸本自問敬義何別以下別為一條今從遺書及宋本併之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須是下宋本有要字是偽之是呂本作為為並去聲因門人以子張問達為問而語之以此也大本即指上務實而言萬事皆從實理以出而人之為事亦必心無不實而後可以有成故曰大本觀中庸所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大本意自明今既為偽則大本已失雖有所事皆虛妄耳　朱子曰為學是分內事纔高自標置便是不務實也又曰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也

回也其心三

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少如字謂微有私意不甚多也漢書王陵可然少戇亦讀如多少之少或讀如稍者誤　周伯温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而程子告之以此仁者先難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先難下呂本有而字有為之為去聲　門人問仁者先難後獲如何而程子告之以此為仁凡人道之所當為者皆是　朱子曰人惟有此一心若有一求獲之心則於所為不專又曰夫子以先難為仁又嘗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于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修德行仁之志而反以滋其謀利計功之私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道思而有所得

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此因夫子之言而論其所謂可者如此謝氏曰學者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如樹木必先植其根而後培養之能成合抱之木也故學者必自有求為聖人之志始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為喪並去聲為物之物一作人　問前言為人欲見知于人與此不同何也朱子曰彼則但欲見知於人而已此則實欲有以為人高下固自不同但平日無學問自修之功非惟為人不得將必且并已而喪之矣　愚按前就當下說此則要其終而言前就為工夫處說此就效驗之極處而言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

極也此勉人進德之語見不可不日新也惟聖人之道以下正以見君子之學必日新之意非上言君子之學下論聖人之道也以上並伊川語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外書下同　姚肆夏曰天性沉靜方可理會道理若浮動熱鬧則不能有沉潛入理工夫故不可以為學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毅有強忍意強忍則分別是非卓然不惑故以規矩言之　愚按程子前言難立與無以居之是推言其究竟如此此則就當下病痛言也蓋惟無規矩所以難立惟隘陋所以無以居之也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以上並明道語　先立乎其大者見孟子大者謂心也程子以此語易為異端所借故特發明之如此益人不知性之本善則以仁義非吾心之所固有而不知所以立矣不以忠信為本則發於念者或有

南壽安人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從之受學年二十歲矣詳見伊洛淵源錄累積累也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標準還反　標表也謂先立之準而求至之猶以木立之表而為之標記也此先生所以語邵伯溫者如此朱子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為師然才立標準心中便計較幾時得到聖人處則有先獲之心矣　朱子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高堅瞻忽用力卻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又曰所謂有為者亦若是及如舜而已矣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工夫處非徒晝思夜度以已所為校舜所為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尹彥明名焞洛人河内先生子漸之孫靖康元年以布衣召謝不用授以和靖處士而歸後官徽猷閣待制時彥明年二

十方習舉業蘇季明指見伊川也吳氏曰半年後方得大學西銘看者看益恐驟與之看或徒生其欲速求遠之弊而于身心茫未有體會處故先使之聽其言論觀其行事教以主敬窮理切已返身然後以此示之則進為有方渙然自得與驟看之者不同矣　朱子曰此亦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然亦微有病者益天下有許多書半年間都不使之看所以彥明終究後來功夫少了少間措之事業便有欠闕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一本無伊川曰無心五字　按邵氏聞見錄云伊川貶涪州渡漢江船幾覆舟中人皆號泣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比及岸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疑此語為此而發

朱子曰子靜謂學者須是除意見非也蓋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且要除意見之心即意見也又如

何除之耶羅氏曰禪學惟以頓悟為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絶思慮將四面八方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有省就有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一作伯淳

事謂所事猶第五卷做得甚工夫也天下何思何慮見易繫辭下傳　或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謝氏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

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

工夫也鍛鍊或作煅煉音義並同說了又下遺書有恰字朱子曰人患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工夫都欠故道恰好著工夫便是教他著下學底工夫愚按未事而思臨事而慮使理無不明處無不當便是著工夫處也　問聞此語後如何謝氏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進十數年過却如夢如挽弓到滿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却煞長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管著之著上蔡語錄作看只管著他言語謂但于程子之言執守弗失而不能有以得其意也末句乃上蔡所以推明程子之意如此　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

横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也易繫辭下傳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内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安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内也蓋内外相應之理又曰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其理透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　問求字似有先獲之心精義入神自有以利吾外何待于求朱子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強區兩反　正蒙下同　朱子曰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言窮神知化乃德

感所自致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蔡虛齋曰神以存主處言化以運用處言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形謂耳目口鼻成形以後也反之猶湯武反之之反善反之謂善於反之也弗性者以其非性之本然故弗以為性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氣而言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言德不能有以勝其氣則氣為之主而性命皆氣也德能有以勝其氣則德為之主而性命亦無非德矣朱子曰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于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命愚按朱子初以命為聽命之命既又以下文分言性天德命天理遂將命與性平說言性與命皆由于氣由于德也今從之

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朱子曰人性本無不善而氣稟所拘故有氣與德之異惟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本原至善之物矣蓋即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于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之意朱子曰性以其定者而言命以其流行者而言黄氏曰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莫非天也兼善惡而言即下文陽明陰濁是也領惡而全好見禮記仲尼燕居篇領猶治也惡指物欲而言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好謂德性也學如講習討論省察克治之類朱子曰稟得氣清明者是陽也此理只在裏面而德性自用稟得氣昏濁者是陰也此理亦只在裏面但為昏濁遮蔽所以

物欲自行又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朱子曰體猶體認之體謂以身入事物之中究見其理也不以見聞梏其心乃說聖人盡性事學者則須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盡心只是心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本言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欲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橫渠說固好若專如此說便無規矩此心瞥入虛空裏去又不可以不知也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朱子曰有私意則內外扞格但見得自已身上

事凡物皆不與之相關便是有外之心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矣似下宋本無矣字張子解絕毋並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與論語集註異意是思量要如此也必者是事未至而期於必行若預為之待者然故曰有待固者是事之已過滯而不化我者是事必欲自已出此心便不弘大如限於方隅者然故曰有方　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朱子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于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絕一便得何用更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反復也以上二條說並見論語

知崇天也形而

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
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而知之知如字
餘並音智　知崇禮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並見繫辭上傳
事物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上也知崇以造其理言故
曰形而上禮卑以履其事言則爲形而下矣性之謂復
其性也朱子曰通猶兼也知知晝不知夜知夜不知晝則
知皆未盡也晝夜即幽明始終鬼神之謂成性猶言現
成之性性是本然善者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橫渠
說成字似習與性成之意非是程子語錄謂萬物自有
成性存存便是生生不已却好及解易則云成其性存
其存亦是此病又云識見高于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
生生不窮　張氏曰見地有餘而踐履不足則必流于
禪踐履可觀而見地卑下則止于鄉曲而已學問之道

只知崇禮畢四字盡之

困之進人也為德辯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以此存上今正蒙本無常字困德之辯也見易繫辭下傳德辯謂以處困之亨與否辯其德之至不至也感速謂吾之感發速也此者指德辯感速而言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瞬音舜氣一出入為息目一開闔為瞬朱子曰橫渠六有說極好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如天地生物春生夏長固是不息秋冬斂藏生意亦何嘗不流行學者常提撕令此心常存則日有進又息亦有養瞬亦有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母叶滿補切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

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毋道也人稟氣于天賦形于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此四句乃一篇綱領言人為天地之子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性叶息與切　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又曰吾其體吾其性有吾去承當之意陳北溪曰塞字就塞乎天地之間句取一字來說氣帥字就志氣之帥也句取一字來說理　此二句言人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朱子謂此篇大要只在此二句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所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于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于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

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
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相去聲叶息里切又叶息與切與上處與
叶長張丈反其幼之其葉本作吾惸渠盈反末句宋本
無皆之二字告叶居候切又如字與下孝肖叶　惸孔
安國書傳曰惸單無兄弟也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
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
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
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
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
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
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于常人
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
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
哉　此一節皆就同胞中推出見其有殊分而無二理

也朱子謂篇首至此如棊局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于時保之見詩周頌我將篇翼恭敬之意言子之所以恭敬其親者也樂天知命故不憂見易繫辭上傳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又曰前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事天工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　朱子謂此下如人下棊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孝肖為韻而翼德賊復自為韻朱子於退之張籍墓銘所謂法皃置魚麗等詩隅句用韻者也濟成也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

之而已固不得以獻公北也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受宋本作受注一作受愚按從受為是且朱子注亦解作受奇叶渠容切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見禮記祭義篇伯奇尹吉甫子為後母所譖見逐世傳履霜操為伯奇自傷而作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于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于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又曰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　朱子曰此文總借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如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匪懈無忝却說事親至

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

備乃仁之體也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為一體處為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為仁之體也

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

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陳氏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已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何用窮高極遠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

德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

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元豐六年進士調越州蕭山尉用范忠宣公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忠宣罷政公亦調外徽宗即位召還為監察御史真

氏曰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敎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在其體其性二言而終篇反覆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為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曰即中庸之理

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楊中立名時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中熙寧九年進士後官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本注云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陸氏曰林次崖謂理一分殊理與氣皆有之以

理言則太極理一也健順五常其分殊也以氣言則渾元一氣理一也五行萬殊其分殊也此一段發明程子理一分殊之說最明而羅整菴謂其未睹渾融之妙亦過矣

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自明道先生至此葉本並大字無本註字分並音問比必二反為去聲

問理一分殊如同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差等是分殊處否朱子曰此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吾之父母與天地自是有箇親疎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吾與裏面亦有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于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有理一分殊在

其中矣問龜山語録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
為義曰仁只是發出來者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
義如愛父母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黨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
國家只是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是義也
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何如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
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則并天命之謂性言之耳又曰諸子
只得見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又曰西銘之書橫渠先生
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
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
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
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吾胞物為吾與者自其天下之
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
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
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
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于其
中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

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先生始發明之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砭貶平聲一音去聲謀叶謨悲切見音現能叶年彌切又古韻明能通或自相叶叶亦可砭說文以石刺病也服虔春秋傳註砭石也季世無佳石故以鐵代之言言動之戲本出於有心而以為非心之所為而欲人之無己疑所以明長傲之失吳氏曰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發于聲謂戲言也見乎四支謂戲動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人叶如丁切言言動之過本非出於有心而以為己之所當然而欲人之從我所以明

遂非之失吳氏曰失於聲謂過言也繆迷其四體謂過動也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已並音紀長張丈反下不知音智焉叶餘輕切

出于心者謂戲言戲動也失于思者謂過言過動也言動之戲本出於有心故曰出汝者歸咎為己戲是不知戒也言動之過本非出于有心故曰不出汝者自誣為己誠是不知所以歸咎也長傲就歸咎為己戲而言遂非就自誣為己誠而言沈毅齋曰朱子與江西學者說此篇大旨不越過故二字益有心謔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戲不可有推其源而謂之故欲人深戒于言動未發之先以為正心誠意之本過不能無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以為遷善改過之機

本註横渠學堂

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牖音酉横渠學堂下葉本大字典本注字牖說文穿壁以木為交窗也

朱子曰程子毎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東銘則未之及蓋西銘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遠于學者之用至為深切誠於此反覆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東銘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于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則猶有未盡者固不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也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不固之不葉本作日誤文集下同修己即大學誠意正心修身工夫也厚重如言語簡默

舉止端詳之類學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言德凡言行皆是即上文所謂修己者也朱子曰此蓋古注舊說而張子從之但文勢若有反戾而不安耳吕楊之說蓋亦如此愚按注疏學則不固其說有二孔安國云固蔽也疏云君子不能厚重則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强識則不固蔽也一云固堅固也張子蓋主孔氏說而朱子則從其後說耳按此條今見正蒙乾稱章

横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范巽之名育邠州三水人贈秘書監祥子也舉進士為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横渠學以薦召授崇文院校書監察御史裏行仕至給事中户部侍郎卒此語指不及古人二

語而言設此語者以下乃記者所以推原張子之意存意不忘謂將不及古人病源何在二語時時存之意念之間不使有忘如大寐得醒乃是悟着病源便可急下修治之功也　愚按張子此條微近釋氏但釋氏悟破機關一齊放下瞥入虛空去橫渠須是識破病源便可從此實用其功此為不同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惡去聲朱子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胡亂思想引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此心已立于善而無惡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曰橫渠此說甚好便見有次第處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講學

講治致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致思宋本作之思注一作致呂本作之愚謂從

致為是術學術也可欲者可欲之謂善也上言思多致疑則致思之病也講治不精則講治之病也要之此二者莫非在我學術之內不可有缺所以雖勤而不厭也急于可欲之善則無善惡之雜而立吾心于不疑之地矣若決江河以利吾往則果于為善而不患講治之不精矣

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惟學遜志三句見書說命下篇敏以求之見論語遜順也遜志者遜順其志使入事中與之理會也敏者勇往精進之意時者無間斷也不逮謂不及古人之才之美也此引書及孔子之自言以見不可不勤之意　朱子曰橫渠以孔子為非生知蓋執好古敏求一語故有此言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又曰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知勉行底工夫方得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易音異　四之字皆指善字而言以大學八條目言之則明善致知格物之事也固執誠意正心修身之事也擴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以中庸三達德言之則明善智也固執仁也擴充勇也弘之者亦廓而大之使知之無不至行之無不盡也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背與倍同長張丈反　有所背否二語皆自求之辭道問學是博之以文也尊德性是約之以禮也益皆下學而上達在其中張子合而言之以見聖門工夫已盡于此無俟別求之意每日須求多

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姚氏曰知所亡是知已之闕失未善處與子夏日知所亡微別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著音畧行去聲求義理則不徒事章句訓詁之末矣能理會則不徒事讎校紀録之功矣多識前言往行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朱子曰范淳夫一生作此等編書工夫聖賢之言只忙中草草鈔節一番未嘗仔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閒音閑　朱子曰如今看道理未精進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于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于問學上用功二者須相趲逼庶得互相振策出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

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並去聲　眞氏曰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為去聲除去之去並上聲上上聲　此張子自明其所以使學者先學禮之意一副總括之詞今猶有此語當音義見前解脫也　朱子曰上蔡以橫渠教人以禮為先故其門人下稍頭溺于刑名度數之間不知此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易偏正容謹節自是好如何廢得　按此條今見語錄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易說道以事物之所當由者而言德性則道之得于已而為性者也易語見前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句寧終身不知為去聲復扶又反論語說此因論語不恥下問之言而論之如此葉氏曰內則欺已外則欺人終于不知而已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劫居怯反通作劫後放此孟子說下同故事故也酬應也劫以力脅取也心通乎道則隨事物之來而順其所當然

之道以應之故可以肆應不窮若徒事乎記問之末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窮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為人之為去聲　言人之為學欲以得益也而益之大者則在自求變化氣質而已故學者須于身心上細細體認稍有偏駁處便自覺察而痛改之此為己之實學也不然則輕浮淺露無真實切已工夫故不得見聖人之奥　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朱子曰此意甚善但愚則以為必學方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于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問氣質不善可以變化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如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按此條今見語錄

文理密察心要洪放文理之理葉呂本作要今從宋本正之　語錄下同

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則是俗事行去聲衣食或應酬世務皆是不宜忘謂不宜忘學如為功不及于學即指下人事而言或奔走一事即用心在一事上便是敬為一事即窮究一事之理便是義朱子曰人能常求放心不使廢惰則雖接人事而道理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學者此最為要所以孔門只教人求仁也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葉氏曰合內外者表裡一致就已而為言也平物我者物我一體合人已而為言也愚按見道之大端猶曾點漆雕開見大意而已若說到細微精密處則當就內外物我間一一各究其當然之極而不使有毫髮之差謬乃真為見得到從此實下工夫方可深造自得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

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云祇適也　囂然衆說爭持之貌約謂體之一處源謂道之體也如西銘所論天地萬物一體及正蒙發明性情氣質之類皆是多適也語見論語　此一節言漢唐以下儒者不知反約窮源而急知後世之病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創昌諒反艾音乂　此條按宋文鑑乃與趙大觀書也創懲也艾治也誠即指約與源而言謂之曰吾誠者以其為吾心所固有之實理也默養者見不必人之知之也　此一節乃先生自道其有志反約窮源不敢急知後世之意愚按學者得程朱講明之後于道之全體大用知之甚易而不能實用其操存涵養之功則道終不為己有是亦口耳之末而已必如張子所謂默養吾誠乃為實得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

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惰呂本作墮役用也攬兜攬也所謂外者凡博聞廣見通曉世務無所得于身心者皆是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謂但知講論古今得失而不能反求之躬以實有諸己者也所謂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如此程子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亦此意也　朱子曰此亦是見理不透無安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易音異　志小易足以下所以極志小氣輕之弊以見學者之大不宜如此也　張氏曰學者于道理有所見正宜深潛涵養孜孜惕惕益勉其所未至顧乃詡詡自足甚者抗顏欲為人師適見其陋而已何足與語於道哉　以上並橫渠語

近思録集註卷三

歸安茅星來撰

格物窮理

自此以後則細論條目工夫而此一篇乃大學致知格物也自首卷所論陰陽性命以至末卷聖賢氣象皆物也皆其所當格者也而此卷則其格之之法漢唐諸儒惟於此未明曉所以修己治人多不得其道韓文公原道引大學之言獨不及致知格物歷漢唐宋明賢君良相時有而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閒以此故也此篇乃明善之要四卷五卷則誠身之本朱子于大學章句所謂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而不可以其近而忽之者也葉氏曰自首條至

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註明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厚一作和本註下葉本有云夫二字朱子曰如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在正蒙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又如太和太虛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廻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完養思慮則明睿自生涵泳義理則非考索所至上言不思所以不合此下兩條又言思貴優游涵泳使之自得不可強揉力索以自苦也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

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強區兩反度待洛反實得者深造以道自然而得之于已也強揣度者乃其強探力索而得之者也益不免正助之病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比音秘遺書下同此因上言心氣有寬裕勞耗之不同而類記之也益嘗有人言于程子而程子語之如此比近也心五臟之一也與他處解作神明主宰者不同學道思慮心虛者言因學道而思慮以至心虛也血氣平和則無疾虛是不足之疾實是有餘之疾心疾即心虛也心過用則虛虛則成疾故曰心疾今日雜信鬼

許多聰明睿知恁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強並區兩反下同覷音要　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朱子曰只此便是學但能于應酬之頃一一點檢使合于禮久之自能中禮也

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此就問者之言而辯之也誠意即忠信未能致知而欲勉強忠信以進其德則非有以實見其為必然而不容已故不能以持久　朱子曰非謂未致知時意不用誠但知未至雖欲誠意其道無由耳

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樂音洛為去聲除非反決辭若正

言之如云惟有如此也性本善以下申明燭理明自然樂循理之意不知者未致知也安排者勉強行也難則不能持久矣　朱子曰學者不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徒務為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又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不可以不知也

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般班通用　廣韻以煞為殺字之俗宋人語錄中時用之似又借以為極至之義蓋亦如這字之慢耳真知謂知之深也泰然從容自在之貌　朱子曰大學知至之至舊作盡字説今見得當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意如程子所謂真知是也又曰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卻未嘗于裏面十分理會故也

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少去

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本註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所務下葉本大字無本註字 朱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又曰積習多便是學之博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後又去裏面尋討約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理無不在我皆非也惟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為妙 朱子曰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以格物為先今學者從前無此工夫而但欲於思慮知識求之更不于操存處用力縱使窮理到極處亦無實地可據蓋敬字徹上徹下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

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問延平遇一事當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再窮一事之說與伊川說如何朱子曰程子之意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　朱子曰于此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致得一分于

物之理窮二分即我之知亦致得二分于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而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　張氏曰或謂以吾心之理推之事事物物則是事物與吾心有二理非合內外之道矣　又問致知先求

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本註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又曰自一身之中下葉本大字無本註字

相次葉本作胸次誤　相次者漸次之意朱子曰草木皆有理者如周禮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知得此理處之而各得其當便是又如鳥獸之情莫不好生而惡殺便須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

木不殺一獸胎不夭不覆巢推此類可見又曰此亦程子因人專欲求之四端故教以一草一木亦皆有理然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若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睿音銳溷呼困反　思曰睿二語見周書洪範篇　渾溷皆濁也薛氏曰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之動而神氣不清故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加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以上並伊川語

問如何是近思　此鄭亨仲問也　曰以類而推　近思說見論語朱子曰以類而推者如修身推之而齊家齊家推之而治國親親推之而仁民仁民推之而愛物之類只

是從易曉者推將去一步又一步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己又曰自無穿窬之心推之以至于不言餂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推之以至于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之類至如一飯以奉親至于保四海通神明皆此心也又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

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讀書逐句逐字要見着實若用工粗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耳又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又曰聖人之不憤不啟須是教之疑到無可解釋處方始與說彼便通透并從前所疑慮處亦每因此觸發蓋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也　按此條見外書時氏本拾遺列遺書誤

橫渠先生荅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物怪如石言于晉之類神姦如伯有為厲之類孟

子所謂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謂呂葉本並作論）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刼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掛音基　諸公所論如孔孟之言是也　問橫渠此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何也朱子曰且當守此定者如孔子言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者其他如伯有為厲之類則其變也）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間去）

卦當重險而彖辭曰維心亨朱子曰文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處窒礙而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又曰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着精神看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舊見凡舊人之見與自已舊時之所見皆是學者于舊見有未安安若更若用思索費力愈多而于本文之意轉加蒙蔽故當一切濯而去之但就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了然心目之間無少差誤然後回視舊所見處自有以見其得失之所在而豁然無復窒礙矣　按葉氏謂此條及焞到問為學之方一條乃總論致知泉州本繫卷末為非是因定从舊本而添入心中有所開數語然則此條惟有此二語心中有所開以下則葉氏所添入也今據宋本及楊氏本正之朱子曰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

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泥文義上宋本有必字遺書無）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將去聲萬上楊本無如字二段皆以申明上文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之意）若此之學徒費心力（朱子曰讀書專留意小處失其本領所在最不可）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葉氏曰充

實之美在巳詩之美在人故曰不同　朱子曰如楊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到易又以剛配仁以柔配義孟子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以成巳為仁成物為知此等須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薛敬軒曰古人文字以數千年傳寫豈無一字磨錯必欲字字釋其義難矣朱子謂釋其可通者闕其不可通者又不可以不知也　按此條橫渠易説語錄中並有之但詩之美上多一言字美下多輕重二字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　瑩中陳氏名瓘宋南劍州沙縣人神宗朝進士為諫官後謚忠肅文中子王氏名通字仲淹隋末不仕教授于河汾其弟凝子福郊福時叙其議論增益為書名曰中説終日乾乾易乾卦九三爻辭文中子以為學易之道無過于此而以之答繁師玄之問者也見中説周公

豈不誤他愚闇之踈然自此讀書愈加詳細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道之體體字猶云體質與體用體字別能自見得則無時無處而非道體之所在也　朱子曰道本無體但因此可以見道之體耳又曰天下之物皆道之體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道並去聲　道言也朱子曰固是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處始得又曰只為張氏道得不親切故云然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

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說並見論語　馮厚齋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之用讀書不明其理記誦之末學也明理不達之用章句之腐儒也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朱子曰讀了依舊是這箇人蓋因不曾得他裡面意思書自是書與自己身心無干又曰如口裏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此便是不曾讀又如書說九德禮說九容處皆是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以上並伊川語

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着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少去聲 玩味聖人言語不能力去行之雖讀盡古人之書入心記著終身不忘總與自家身心無干然不能玩味聖人言語入心記著則雖有所爲亦私意苟且而已胡敬齋曰讀書一邊讀一邊便要去做做得一兩處到身工來然後諸處亦漸湊得來久則盡湊得到身上來始爲不枉用功耳 朱子曰古人書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人方做得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尚書凡再踰冬而後傳益古人無本子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東坡作李氏藏書記其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書皆有印本寫亦厭煩所以讀書苟簡 葉氏曰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書之法愚按今本外書無此條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

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陳定宇曰語孟既治學正識精由是而治六經根本正而易為力矣非謂真可不必治而自明也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未至以行言未得以知言　朱子曰此段程子說讀書最為親切令人只因不曾求聖賢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已意硬放入裏面所以愈求而愈遠也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朱子曰平其心只是放教虛平易其氣只是放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令人多要硬捉教住如何得　以上並伊川語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朱子曰知道是方理會得為人之道從此實下工夫更有多少事但到此地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剩時正反些思計反　外書下同　吳氏曰剩餘也猶言多也虛心涵泳多讀而玩味之則覺得聖賢言語意味深長若只以語言解著恐于聖賢言外之意不能包括無遺也所以意便不足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益

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使周匝通貫無些窒礙方有進益 輔慶源曰人纔只將二書緊要處看便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天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者益姑取其向學求道之意耳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于偏枯蹇澁豈復有優游厭飫貫通浹洽之意

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本註又曰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性情宋本作情性點下一本有也字又曰興於詩下葉本大字無本註字 朱子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則他經皆然獨以為興於詩者以詩自有感發人處故也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為諸儒註解局定興起人善意不得

游氏曰興起善意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詩則夫婦之經正矣晉王裒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鄭漁仲曰詩自齊魯毛韓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學日微曹操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壁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至晉而鹿鳴一篇又無傳矣又曰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于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繫也朱子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然後作語言去合那腔子却是永依聲也豈不是

倒了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曾音層行去聲瞻彼日月八句詩衛風雄雉篇之辭益明道嘗誦之以教學者而謝氏特引之以見明道善言詩之意思之切者發乎情也歸于正者止乎禮義也慶源輔氏曰思之切而不歸於正使入哀傷淫佚去也何氏子恭曰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咏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益

又曰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長張丈反格下近本或無價字　朱子曰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始有味明敏人不如此看亦無所補至鈍人能如此看亦隨淺深而有所見也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為去聲　詩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葉氏曰言周家豈不顯乎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伊川先生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　朱子曰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

贊豈不見湯之心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令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甲說本便遺却末 真西山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夫性之善必能篤恭而後造無聲無臭之妙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盡其實者也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傳直戀反下此傳所傳同 易乾鑿度孔子曰易者變易也不易也鄭玄曰易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朱子曰易有交易有變易交易是陽交于陰陰交于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

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又曰程子以易為人事之書故云然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此一節言聖人作易之大旨也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而忘之而宋本作以湮伊真反沿夷然反此

一節言後人失易之旨而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
沿循也流即下文所謂辭也源即下文所謂意也易有
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
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
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長張
丈反　易有聖人之道五句見易繫辭上傳張南軒曰
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言無不當矣化
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無不時矣象其
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
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
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
說至變合變象說朱子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
方能知得占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

類也此以下言學易者當於其辭求之而其意可得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居則觀其象二句見易繫辭上傳蔡節齋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理用易則惟盡乎一爻之用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間去聲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觀會通句見易繫辭上傳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衆理會處便有許

音現　張閎中見伊洛淵源録云不詳其名字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張閎中以書問先生且曰易之義本起于數故程子以此答之其後先生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云然按史又謂焞至閩得程氏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于其壻邢純拜而受之則又似非程子親授者又按楊中立易傳跋云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啟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于京師示予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毘陵乃始校定去其重複踰年而始完據此則程子臨終時但以授繹未嘗授尹氏與史傳之言頗合則淵源録所言或傳聞之誤　朱子曰程子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

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隱微象之難見者也毫忽數之難知者也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言細微之至也術家如京房郭璞之類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　夫九二象傳方猶術也朱子曰如乾卦雖云大通然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此等處最是易之大義易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時勢如此錢純老曰下繫謂六爻相雜惟其時物言惟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干於磐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朱子曰下繫謂乾至健而知險坤至順而知阻險是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下視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蓋易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有險阻而冒昧前進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易之道耶他卦皆然如需卦之類

可見愚謂自卦言否泰剝復之類自文言潛見飛躍之類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大畜九二象傳葉氏曰乾下艮上為大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于進又俱位乎下勢自不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者以畜之時在于止又位據乎上勢自足以為止也　呂氏曰康節謂孟子雖不言易然如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及禹稷顏子易地皆然之類非精於易道者未可與語于此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

見當並去聲　震六五傳朱子曰程子謂中重于正固也然須以正為先如人為一事必先剖決是非邪正而後就是與正處斟酌一無過不及之理所謂中也若不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乎又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而不中却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未有恰好處故正未必中也又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了些便非中節中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然父子之間不責善則是正不必中也蔡虛齋曰宋敷文閣直學士李椿有云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為當位而辭多艱六居五九居二為不當位而辭多吉者蓋君以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實易爻之通例楊泳齋曰九居二六居五雖非正也而各得其中則為剛柔之相濟故多得其吉焉然訟之九二而患至掇井之九二而甕敝漏豫之六五而貞疾離之六五而出涕是又當以其時而

言之胡敬齋曰卦文固以中正為善又必有正應方可有為蓋中正則才德不偏有正應則君臣相遇方可以成天下之治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也近本俱作了遺書下同

朱子曰伊川此說極好然其所作易傳卻不免是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用也又曰天下之理若正言之則止作一事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時隨他甚事都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說引賢進用便只是引賢進用惟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類此者皆可應也按宋志胡氏有易解十卷又口義十卷繫辭說卦

三卷今唯口義存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以上並伊川語　厚德載物坤彖傳本文作坤厚載物問程傳將三百八十四爻作人說恐道未盡否朱子曰也得但不可執定作人說有以事言者有以時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為事以初終言之則為時以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值而看皆通所謂易不可為典要也又曰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

等利見大人此說得最好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蔡虛齋曰乾卦卦辭只是要人如乾坤卦卦辭只是要人如坤至如蒙蠱等卦則又須反其義此有隨時而順之者有隨時而制之者易道只是時時則有此二義在學者細察之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明道語外卦曰上曰往內卦曰下曰來故泰曰小往大來否曰大往小來咸曰柔上而剛下恒曰剛上而柔下睽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又卦變亦有自某卦來之說如朱子本義泰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否自漸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蠱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升來者五上上下之類反覆者即往來上下之反覆也如乾下坤上小往大來而為泰坤下乾上大往小來而為否之類是也然則六十四卦無一卦無往來上下即無一卦非往來上下之反覆也但其中如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卦反覆觀之止成一卦餘五十六卦反覆觀之遂成兩卦耳朱子曰乾坤坎

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卦為正對其餘五十六卦皆反對正對不變故反覆觀之止成八卦反對者皆變故反覆觀之共二十八卦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昆公魂反又如字　外書下同　昆同蜫蟲總名鄭康成曰昆明也凡蟲得陽而生得陰而藏故謂之昆蟲高氏曰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又曰知易者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卦也静觀真有趣耳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游定

制作極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為據又曰四代之禮樂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之書是以惡者為戒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呂氏曰春秋固是褒善貶惡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則所謂經世之大法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

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夫音扶　優游涵泳二句見須於逐事逐義而求之正所謂觀百物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知作室之用者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緼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夫音扶　文集朱子曰德非禹湯亦可以法

三王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語有欠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下五經之有春秋一條遺書在

春秋聖人之用下分註細書有一本此下云五字史記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索隱云見春秋緯王伯厚曰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

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别遺書下同　事事各求異義者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之類　朱子曰

所以前後書法不同朱子曰聖人作春秋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同此一字而於此用以誅人於彼又忽用以賞人使天下後世求之而莫識其意則是後世舞文弄法者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伊川先生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見音現但上宋本無理字遺書同較著猶漢書孔光傳所謂較然甚明也顏師古曰較音角明貌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所以先讀語孟更讀一經者欲使之識義理也春秋以何為準無如

意而申明之秤衡俗名鍾權俗名義者謂事物之所當然義以上者則其所以當然之故也在人自看如何謂學者功深力到反求之身而自得之非可以言語形容也　問權便是義否朱子曰權是用此義者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以此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又曰權是于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所以說中之所貴者權

春秋傳為案經為斷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贅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黃贅隅名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自號贅隅子樞密使韓魏公薦以為太學助教某年二十以下乃唐棣問春秋如何看而先生答之也　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義理公穀不曾見國史考事甚疏然義理却精

得人不在於法法亦豈可尚若葢范氏見熈寧間變更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又一段論太宗本原亦未盡太宗行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更別張氏曰唐鑑視胡氏春秋傳更覺簡要學者能讀唐鑑方可以治史 按此條晁氏客語時氏本拾遺並有之但時氏本少元祐中三字以上並伊川語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藴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橫渠易說 序卦易十傳之一也以韓康伯註有序卦非易之藴之說故特辨之朱子曰以序卦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藴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藴字甚分明序卦却事事夾雜都有在內正是易之藴須

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方是精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也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盡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畀音秘不得此心謂不得襟懷之洪大也釋氏之所謂大者只是言論曠蕩未嘗身自為之所以為事不得　朱子曰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着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將此心置在無用處纔動步便蹉脫所以吾儒貴窮理須事事物物理會過也陳

君舉曰冢宰一職惟制御天子身畔之人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財賄之人四則宮中使令之人蓋以此等與天子褻狎或用內官或用女奚他御不能誰何所以冢宰盡制御之秦漢以環衛之人分入光祿勲衛尉以供奉之人分入少府以出納財用之人分入司農而宮中出入侍奉使令之人分與大長秋是冢宰之職分為三四矣

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復扶又反易音異語錄下同

朱子曰五官止一職易看固然然其中亦有難理會者如主客行人之官當屬春官却掌於司寇土地疆域之事當屬司徒却掌于司馬蓋以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

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絀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宦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為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玄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我朝趙普於一薰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於後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越鼎於內苑移竹責宦者罷其役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峰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又曰李太伯云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宮卿二人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漢世皇后詹事以二千石為之猶有成周遺意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本註詩人之情性

憂深思遠達於人情事物之變此等意思惟平心易氣以迎之則有可得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問他書亦須大心胸方讀得如何張子只說尚書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看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此以見讀書非徒窮理之事實亦養心之要也朱子曰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

事所動則是心之存時常少放時常多也學者當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庶幾無時不存矣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易音異　承上文讀書而言其所以讀之法也朱子曰讀書須反復研究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為有功又曰李先生常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間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

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此又以其驗處言之　按葉呂本自書須成誦以下別為一條今據原書及宋本併之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

又見得別長張丈反別皮裂反此即論語溫故知新之意然必于一經理會已到然後再理會一經若徒循環泛涉非根柢務實之學也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中庸文字輩凡詩書論孟之文皆是必言中庸者蓋古聖賢之書無非發明中庸之道故必於此見之明而後於事事物物之宜無往不當其可以之讀他書亦易為力如前程子所言讀春秋以中庸為準是也句句理會過則觸處洞然無所疑滯自有以見夫不偏不易之道隨在具足無少欠缺融會貫通不拘所讀何書而無往非中庸之道之所在矣游定夫讀西銘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亦此意也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

者矣然其間極有難體會處不若存取胡文定本與後來看繳未能盡符之然不中不遠矣

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劄竹洽反著直略反差初賣反別皮列反　劄箴劄也劄記謂以箴劄記之也差殊也較畧也　按葉本此條在前第二十一條以本新安下今從宋本及楊本正之心中下一本有苟字朋友之助下葉本無一日間朋友論著則八字　以上並横渠語

近思録集註卷三